



# 新年到 放鞭炮 说说聊聊真热闹

## 半箱爆竹

□一支笔(金水区)

自从春节爆竹开禁的消息发布后,乐得我直蹦,借一次出差的机会,我在一家鞭炮厂一气买了300元钱的。回到家,老婆跟我直瞪眼,我才不理她呢,有空就偷偷地跑到胡同口放几包,那“劈里啪啦”的声音钻在耳朵里,感觉特兴奋。

昨天中午,我下了班,就去储藏间拿爆竹。可是,往放爆竹的箱子里一看,里面竟然空了。我奔到厨房里,冲老婆嚷:“你把爆竹藏起来了?”老婆一边炒菜,一边说:“才几天工夫,300元钱就去一半了,这样怎么行?忍着吧,到三十晚上让你放个够。”

我忍了一下午,到了晚上,见城中村的夜空中烟火五彩缤纷,心里就像猫抓一样。我瞅着老婆不注意,就想去储藏间翻个底朝天。刚要出门,对门小陈抱了一箱苹果进来了,见了,呵呵一笑,说:“要过年了,没什么送的,一点小意思。”我客气了一阵,把苹果留了下来。送走小陈,老婆说:“你说给人家回送点什么呢?”我说:“送箱带鱼算了。”老婆点点头。我暗乐,因为我最喜欢吃带鱼。于是,我钻进储藏间,抱起墙角那箱带鱼给小陈送了去。

回来后,老婆冲着我神秘地笑。我上下看看自己,问她:“你笑啥?”老婆说:“不笑啥,到年三十你就知道了。”正说着,小陈打电话来,笑着说:“大哥,谢谢你给我送了半箱爆竹,这下可有的放了……”

## 违规放炮

□白鹭(管城区)

今年郑州市鞭炮“开禁”以后,我们警察的任务自然重了很多。还没到春节,就许多人偷着开始放炮。我负责骑着摩托在公共场所巡逻,看到随便放鞭炮的人给予制止并处罚。巡逻了一个星期并处罚了一些违规人员后,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已基本做到了“炮响人到”,让受罚的人无话可说。

这天我照例巡逻在大街上,并逮住了一个当街放炮的人,虽然他一再声称自己只放了一个炮,而且是为了逗女儿开心,可我还是对他进行了处罚,不过根据情况我对他处罚的减轻了一些。正在我开完罚单递给那人时,身后又传来了一声炮响,对这种声音已极其敏感的我马上转过头,决定要对这个放炮人进行重罚。俗话说,不打勤,不打懒,专打不长眼,没看到我正在执法吗?

面对我拿着罚单气势汹汹的责问,那个被我认定放了炮的人推着自行车,一脸委屈地开了口:“警察同志,你别逗我了好吗?我自行车车胎爆了,已经够难受的了,你还要拿我开涮啊!”

## 帮美女现丑

□郑啸(二七区)

春节将至,单位在某酒楼举办了场答谢酒会。

众同事拖家带口你推我让地分席落座后,我惊喜地发现办公室里公认的美女陈青就坐在我的旁边。于是就殷勤百倍地担任起护花使者这一角色。我温柔地为其布菜,端茶倒水,又使尽浑身解数讲些有趣的话引美人不时娇声俏笑。

正眉飞色舞间,同事的几个孩子吃饱喝足,开始缠着非要让我带他们去玩炮。真是让我烦得不行,赶紧从兜里掏出来十元钱让他们去路边小店买“擦炮”玩,算是打发这帮小鬼。

这时,陈青让我帮她拿根牙签。只见她左手当帘子掩着鼻子嘴巴,右手藏在左手后边,依然明眸善睐,巧笑顾盼。天!剔个牙都淑女得让我见犹怜。我正陶醉在这奇妙的风景里,孩子们又跑回来了,拿着炮在我们身后起劲地打闹。

然后,不知哪个小孩往我们桌子底下扔了个炮仗,只听得一声巨响,差点没把我吓得跳起来。再看陈青更是已经吓得面色惨白,保持着剔牙的优美姿势僵坐在那里。

顿时更激起我的英雄救美之心,一把拉起她的左手,正要安慰。却发现陈青的右手食指插在自己的鼻孔里……

## 心有余悸

□邓为(金水区)

郑州春节放炮开禁了,几个同学约我过年一起放炮,我当时就回绝了。不是我不想放炮,而是前几年在老家放炮时,一个二踢脚在我头顶“辞旧迎新”,当时头就被震得嗡嗡作响,脑袋好几天都一直晕晕乎乎的。自那以后,再见别人放炮,我一般都躲得远远的,生怕再有个鞭炮在我头上故伎重施。

昨天,我和师兄买了些水果去看我们一个住院的老师。本来我们是八点半去的,但老师很是热情,谈笑之间,不知不觉已经是十点半了。学校的公寓是11点锁门,我们匆匆告别老师,赶紧就往学校赶。夜虽然已经深了,但人还不少,路边偶尔还有淘气的孩子在放一些小炮仗,吓得我一路小心翼翼,生怕再有鞭炮在我头顶炸响。

快到学校大门的时候,师兄看了一下表,着急地说:“快点,不早了,恐怕来不及了。”突然,他扭头对我说道:“炮,炮!”俗话说,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草绳,前几年那个二踢脚炸得我实在是心有余悸。保不定又是哪个小孩在乱扔炮仗放呢,我赶紧手捂住头,惊慌失措地跑到马路边,焦急地问师兄:“谁放炮了?”

师兄看着我,不解地问:“什么炮?我咋没听见呢?”我说:“不是你说炮、炮的,我才赶紧躲的。”师兄哭笑不得地说:“什么呀,我是看时间来不及了,让你跑!”

## 小心鞭炮

□俞璐洋(二七区)

我这人自幼胆小,自己放炮都小心翼翼,更甭说别人放了。当初听说城市里要禁炮,我非常高兴,一来省去了我三十晚上去放火鞭的任务,二来耳根也清净了不少,可今年春节爆竹一开禁,我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

昨天,胡同口有几个小孩儿玩炮,我打那路过,冷不防脚下滚来一个,“嘣”地一声。当时,我后脊梁一阵发麻,汗毛都立了起来。受了惊吓,我扭头去找“肇事者”,旁边一小女孩连忙冲我说:“叔叔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我一看算了吧,一个小女孩跟她较什么劲啊,自己小心点得啦。

晚上吃了饭跟老婆一块去街边散步,瞅见小孩我就拉着老婆绕道,老婆犯了迷糊问我:“你这是怎么回事啊?见到谁了这么害怕?”我说:“还不是让炮给闹得,这一惊一吓地我早晚要得心脏病!”

正说着,就见亮光一闪,有东西落到我脚下。我吓得拉着老婆往旁边就跳。老婆甩开我的手说:“你干什么,人家丢的是烟头啊!”

本期读点: 闷油瓶抬起右手,闪电般插进水里,白光一闪,他的手回来了,两根奇长的手指上夹着一只黑糊糊的虫子。他把虫子往甲板一扔:“刚才就是它。”

胖奎把那虫的尸体踩得稀烂

他的中指和食指特别长,我联想到古时发丘中郎将的双指探洞功夫,我在爷爷笔记上看过相关记载,发丘中郎将里的高手一双手指稳如泰山,力量极大,可以轻易破解墓穴中的细小机关。要练成这手绝活,非得从小练不可。

闷油瓶抬起右手,闪电般插进水里,几乎就是白光一闪他的手回来了,两根奇

长的手指上夹着一只黑糊糊的虫子。他把虫子往甲板一扔:“刚才就是它。”

我低头一看,松了一口气:“这不是龙虱吗!刚才那一大团影子只是大量的水虱子游过?”“是。”那人用衣服擦了擦手。虽然还不是很相信,但是我们已经松了口气。胖奎突然一脚把那虫子踩扁,“妈的,吓得老子半死。”但我转念一想,不对,怎么有这么多个龙虱同时活动?而且个头也太大了!闷油瓶看来也在思考这问题。

那虫的尸体被胖奎用脚踩得稀烂,估计是想挽回点面子。三叔捡起一只断脚,闻了

闻,骇然道:“这不是龙虱,这是尸鳖。”我们一呆,都觉不妙。这名字听上去就不吉利。“这东西是吃腐肉的,有死物的地方就多,吃得好就长得大,看来上游肯定有块积尸地。而且了不得的大。”三叔纳闷地看着,“这东西不会经常游来游去,怎

## 盗墓笔记 (八)

□南派三叔

50年前,一群长沙土夫子(盗墓贼)挖到了一部战国帛书,残篇中记载了一座奇特的战国古墓的位置,但那群土夫子在地下碰上了诡异事件,几乎全部身亡。50年后,其中一个土夫子的孙子在先辈笔记中发现了这个秘密……

连载

中国友谊出版社

大,最怕说不出名堂的东西,一帮马贼我大奎不放在眼里,但啥都不知……我这腿都软了。”

一种不舒服的预感在我心里时有时无,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,我说:“别管是什么,最重要的还是快点出去,我们是逆流,往回走肯定比来时快,我们进这洞才十分钟不到,出去不是问题。”

“对,对,小三爷说得对。”大奎忙附和,“三爷您说句话,大不了以后翻山过去,东西我来扛,我力气大。耽误这一两天的工夫,也差不了多少啊?咱盗洞打快一点不就补回来了吗?”

么现在一大群一起迁移?”

那闷油瓶突然把头转向洞穴深处,“恐怕它们刚才是在逃命。”“啥?逃命?”胖子一激灵,“那洞里头……”闷油瓶点头:“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正在朝我们过来,而且,块头不小。”

“你别吓我,我块头